

阿黑的秘密

安伟邦 译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阿黑的秘密

〔日本〕椋 十 著

安 伟 邦 译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棕 鸠十著名动物故事之一，共包括九个精彩的动物故事。其中有描写鼯鼠妈妈和野鸡妈妈战胜蛇的袭击，保护孩子的故事；有描写母熊和狐狸用机智和勇气战胜猎狗和猎人，带着孩子生存和脱险的故事；也有描写小蛇、猴子、鸚鵡、狗和孩子们建立感情、友好相处的故事……

本书中的九个故事文字描写细腻、情节曲折生动，故事真实感人，具有强烈的趣味性和知识性，适合少年儿童阅读。

棕 鸠十动物故事

阿 黑 的 秘 密

〔日本〕棕 鸠十 著

安 伟 邦 译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4印张 66,000字 印数：1—20,100 1985年6月第1版
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R10366·14 定价：0.56元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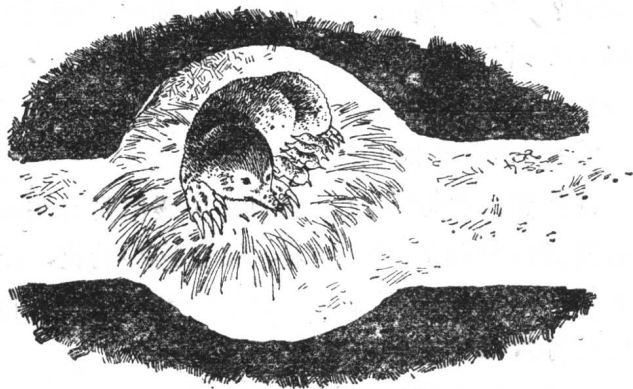
黑暗中的搏斗.....	(1)
霜柱.....	(9)
阿尔卑斯的熊.....	(28)
小鹿星太郎.....	(38)
白鸚鵡.....	(48)
阿黑的秘密.....	(60)
原野的故事.....	(84)
母熊小熊.....	(99)
金色的河.....	(112)

黑暗中的搏斗

—

田地的一边，流着小河。小河的那一边，有个小小的冈丘。

鼹鼠妈妈在冈丘的一头做了窝。那是在土中五十厘米左右深的地方，窝的大小和成人的脑袋差不多。在那圆圆的窝里，塞满了枯草，做成蓬松的舒适的床。



可爱的鼯鼠娃娃就钻在这枯草里。这些娃娃，象你们的大拇指头尖那么大，颜色象蔷薇色的火烧云那样美丽。窝里是一片漆黑。

冈丘上面阳光灿烂，赤杨和柳树象撒上了金粉，闪闪发光。而窝里却象涂了漆似的那么黑。

但是，鼯鼠娃娃们一点也不觉得害怕，因为，这黑暗的土中世界，是鼯鼠的乐园。如今娃娃们吃足了奶，正在熟睡。

黑暗的洞中，寂然无声，死一般地沉静。

二

从鼯鼠窝，向四方掘着隧道，一条隧道直通小河。你们可知道，光呆在土里的鼯鼠，竟是极其喜欢水的家伙？其余的隧道，挖向冈丘的梯田。鼯鼠妈妈每隔两个小时，就要在这挖向田地一带的隧道里走来走去一遭，找寻着食物。

“每隔两个小时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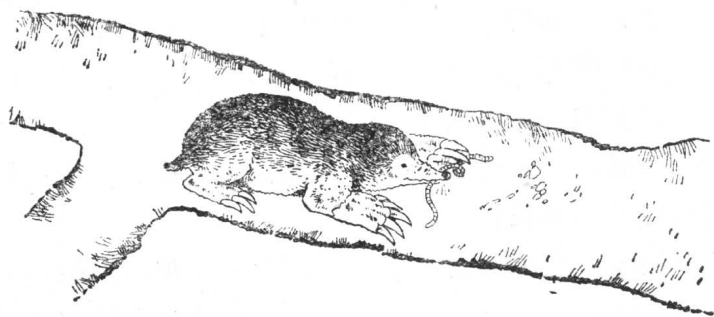
你们也许会吃一惊。真的，这鼯鼠是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去找食物的。说起来，鼯鼠这种动物，是贪吃的大王，这食量大的家伙，如果一天不吃掉和自己的身体相等重量的食物，就受不住。

鼯鼠妈妈在隧道里转着，蚯蚓、蛆虫、夜盗虫，

找到什么吃什么，甚至连毒虫蜈蚣，也从脑袋起狼吞虎咽地吃光。肚子吃得鼓鼓的时候，鼯鼠妈妈必须急急忙忙赶回去。因为娃娃们也和妈妈一样贪吃，它们正肚子饿瘪瘪地等待着。

一天之中，要好几次在隧道里到处找食，有时，一点吃的东西也找不到，就只得一直往前挖掘新的隧道。

也许有人会担心，象这样的挖掘新隧道去找食物，娃娃们没准儿要饿得发昏，不过，这种担心大可不必。鼯鼠的身体，是完全适合于挖土的。



首先，为了不妨碍在土中前进，没有长着耳垂，而且，耳朵藏在又细又密的毛里，同时，为了防止泥土钻进耳朵，还有个可以自由开关的盖子。

那手，形状象结实的铁铲。它象野猪那样粗壮，光使用头和鼻子，就能很快地挖土。

再加上鼯鼠的力气也很大，能满不在乎地拖动比

自己的身体重四倍的东西。

因此，鼯鼠象鱼在水中游一样，能够在土里容易地挖隧道，到处奔走。

在黑暗的土中生活的鼯鼠，眼睛没必要那么灵敏。它只能辨别“明和暗”。

耳朵和鼻子却特别灵敏，食物的有无，方向的正误，它们都能用耳朵和鼻子清楚地觉察出来。

三

鼯鼠娃娃们，现在正饿着肚子，从枯草中伸出小小蘑菇般的鼻尖，等待妈妈回来。

娃娃们都争着抢上前去吃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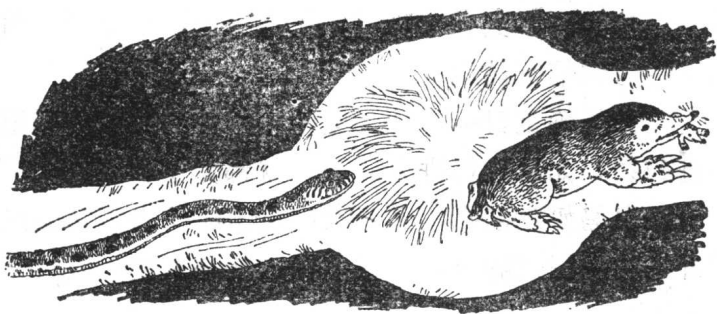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鼯鼠妈妈用大手把吃奶来的娃娃们都拨在一边。

接着，它抽搐着鼻子，在窝里不安地来回跑，而

且哆哆哆哆地猛烈颤抖着身子。鼯鼠妈妈在极度愤怒时，总是这样做的。

鼯鼠妈妈用那敏锐的鼻子，嗅到





了很危险的东西，正在向娃娃所在的窝靠近。

从通往小河的那条隧道，送来了危险的气味。

嗖，嗖嗖。

一会儿，隐约听到什么在地面滑动的声音。那是黄颌蛇在前进时发出的声音。

哎，不能再磨磨蹭蹭了！鼯鼠妈妈决定把娃娃藏在相反方向的隧道里，不过，它只能一只一只地叼着去，很不容易。

正在藏好最后第四只的时候，黄颌蛇的身体已经有一半钻进窝里了。鼯鼠妈妈忿忿发怒了，再也不能容忍啦！

它“唰”地一下子扑了过去。

这时，黄颌蛇迅速闪开身子，鼯鼠妈妈一下子扑空了，骨碌地摔了个跟头。但是，黄颌蛇理都不理鼯鼠妈妈。这条蛇的目标，是蔷薇色的可爱的鼯鼠娃

娃。

不论半路碰到什么障碍，蛇这家伙，总是要朝着认准的方向笔直前进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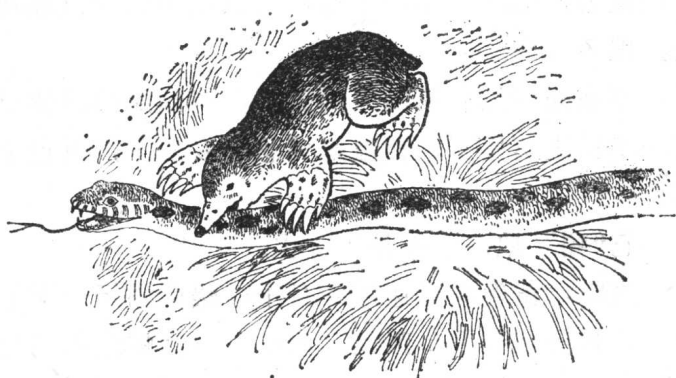
黄颌蛇确定目标，嗖、嗖地朝娃娃们藏着的隧道探进脑袋。如果这样进去，一切就都完了。

鼯鼠妈妈跳起身，又一次向黄颌蛇扑去。黄颌蛇刚好把脑袋插进隧道口，不能躲，被鼯鼠妈妈咬住了脖颈子。

那儿，正是蛇最为要害的地方。

黄颌蛇想：糟糕啦！它为了甩掉鼯鼠妈妈，就猛烈闹腾起来，抡起有力的长尾巴，“啪啪”地抽打着鼯鼠妈妈的脊背。皮鞭似的尾巴，接连不断地抽下来，那股厉害劲儿，简直要使鼯鼠妈妈的身体四分五裂。

但是，鼯鼠妈妈始终咬住，岩石般地动也不动，



那力气一点也没有松懈。

黄颌蛇从隧道里抽回脑袋了，这一次它象绳子一样，咕噜咕噜地扭动身子，在鼯鼠窝里来回翻滚。鼯鼠妈妈在那个角落被撞了脑袋，在这个角落被打了肚子，稍不留神，就会被甩掉。

黄颌蛇的翻滚折腾，特别猛烈，鼯鼠妈妈都晕了，差点儿要失去知觉。可是，一想起娃娃，它就从身体深处泉水般地不断涌出新的勇气。于是，它用锐利的牙齿，更加牢牢地、深深地咬住黄颌蛇的脖颈子。

另一方面，黄颌蛇被咬住了要害，越闹腾得厉害，全身的力气就越尽快衰弱下去。必须把鼯鼠从脖颈上甩掉。黄颌蛇使出剩下的全部力气，翻滚着，扭动着，用尾巴敲打鼯鼠的脊背。

鼯鼠妈妈觉得这一回可再也受不住了。

真的，如果黄颌蛇再拨动一点，就能把鼯鼠妈妈从脖颈那儿甩下去。

可是，象断了发条的机器一样，突然静下来的黄颌蛇，就在原地伸长身子僵直了。

出于动物的本能，鼯鼠妈妈很清楚黄颌蛇是怎么回事，它撒开脖颈，把蛇的长身体拖到窝的杳无那儿。

黄颌蛇已经不能再用自己的力气活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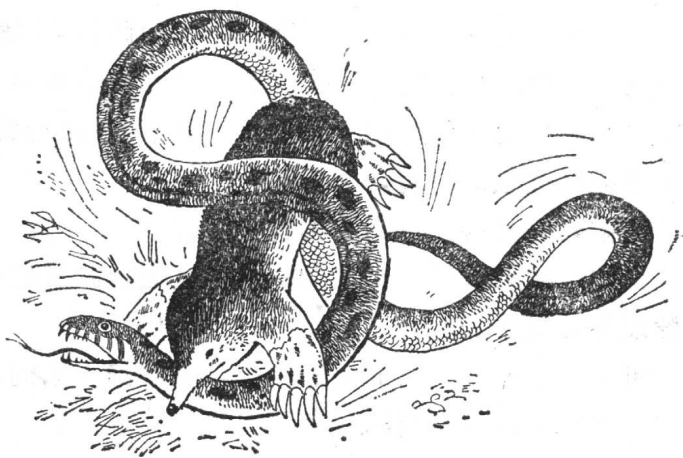
鼯鼠一家的危险解除了。

鼯鼠妈妈松一口气，疲倦侵袭着全身，简直想马

上躺下来睡觉，但一想起空着肚子的娃娃，它就又拖着疲乏的身子，一只一只地，把娃娃叼回原来的窝里，接着，用柔软的胸脯搂着四只娃娃，让它们含住乳头。

四只娃娃，排列着四个蔷薇色的小鼻子，美美地、滋滋滋地吸着奶。

这是谁也没有看见的：死一样寂静的、黑暗的地土下面世界里发生的事情。



霜 柱

一窝狐狸，有母子两个，它们居住在一座山林里。

在附近的山上和森林里，每天每天，都传来锯树的声音。生长了一百年、二百年漫长时间的大树被锯倒了。这是用电锯来锯的，那讨厌的“唰——唰——”声，简直让人浑身发麻。

那边的山上，这边的山上，眼前的山上，都响遍了电锯那讨厌的唰唰声。一听到这声音，狐狸背上的毛，就都一根根倒竖起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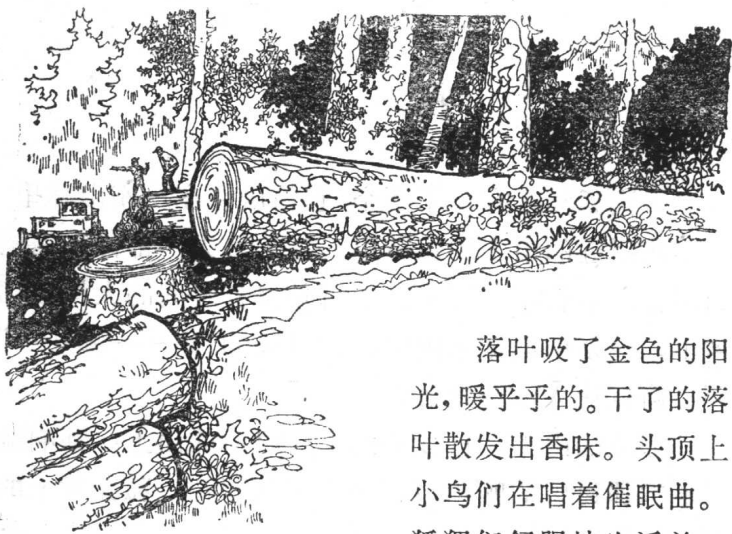
被电锯锯断的树，“哗哗哗！”发出凄厉的声音倒了下去。

“喂——救命啊——！”大树象在用力地喊叫着倒了下去。

推土机也“嘎嘎”地发出大声，翻动山和冈丘的土。

当山和森林还没有这样骚乱的时候，狐狸们在太阳的照耀下，整天呼呼地睡觉。

它们把大尾巴当枕头，一直睡到森林里黑下来。它们有时卷缩在落叶上睡。



落叶吸了金色的阳光，暖乎乎的。干了的落叶散发出香味。头顶上小鸟们在唱着催眠曲。狐狸们舒服地生活着。

狐狸们幸福地生活着。

但是，现在不同了。

刚有点迷迷糊糊，电锯那讨厌的声音，就在附近“唰唰唰”地响起来。

附近又传来崩溃岩石的爆破声。比枪声还大的爆破声，响彻群山和群谷，而且顺风飘来火药的气味。狐狸们最厌恶火药的气味，一闻到那气味，简直想呕吐。

到了夜晚，四周一片寂静的时候，狐狸母子才从岩洞里钻出来，接着，它们蹲坐在冈丘顶上，环顾这

一带。

森林的树木全被伐倒，被翻过的冈丘露出红土，这一些，都被月光清晰地照耀着。

眼前，森林那一边的原野里，盖起高大的建筑物，所有的窗子都射出金光，比天空的星星还要灿烂。

狐狸母子逃迟了。现在，留在推土机和电锯发出声音这一带的，只有它们母子。

很早以前，这一带是狐狸们的好住处。因为这里有许多山雉和兔子，也有松鼠和老鼠。曾经陷进捕兽机被杀死的狐狸爸爸，那时也很精神。

它们一起去猎兔子。狐狸爸爸的任务，是把兔子赶出来。每当它嗅到兔子的气味，就龇出白牙去追赶。但是兔子逃得飞快。

特别是兔子往冈丘上边跑时，那真是快极了，

连腿快的狐狸爸爸也不行。

“追不着！追不着！”

兔子说着，不断拉长和狐狸爸



爸之间的距离，飞快地跑上冈丘顶。

可是，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都满不在乎，一点也不慌张。

兔子的逃路是早有一定路线的。狐狸妈妈很清楚兔子的逃路。它先绕过去，藏在草丛里，等待兔子的来临。当兔子正在奔跑时，狐狸妈妈会“啪”地扑向要穿过身前的兔子，那个迅速劲，象闪光一般。它一次也没有失败过，总是紧紧地咬住兔子的脖子。

即使是树上的松鼠，有时也能抓到。

一发现树上的松鼠，狐狸爸爸就慢慢来到松鼠所在的树底下。然后就在那儿骨碌一躺，装出睡觉的样子。

就这样，它象死一般一动不动了。尽管松鼠怎样吵，它连耳朵尖也不动一下。



松鼠是好奇的动物。它看到可怕的狐狸，一动不动地躺倒在眼前，感到很奇怪。

“咦，怎么啦？”想着，松鼠噗哧噗哧地往狐



狸爸爸身上扔松树的果实。

松树的果实，“咚——”地掉在狐狸爸爸的头上，“咚——”地掉在肚子上，“咚——”地掉在鼻子尖上。

尽管这样，狐狸爸爸也极力忍耐着，连尾巴尖都纹丝不动。

松鼠更觉得奇怪了。

可笑的松鼠，沿着树干下来，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，把前脚搭在树干上，站起身子，向狐狸这边窥望。

狐狸爸爸还是不动，甚至连背上的一根毛也不动一点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啦？”

松鼠又离开树干一点，靠近狐狸。

狐狸爸爸仍然呼呼地睡着。